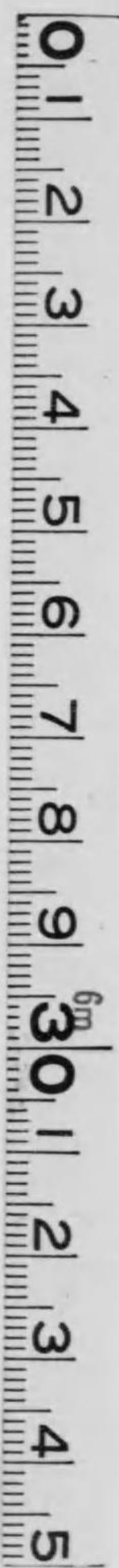


標註訓譯水滸傳九

11  
15  
276



始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九

東肥平岡龍城譯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并眾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備衆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

大正  
5. 12. 6  
購求

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箇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眾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了日期。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下。且說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

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爾曾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中間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要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覩。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

日正チ要ニ起程セント只見門子來報シ道無為軍黃通判特來相ニ探シ蔡九知府叫請シ至後堂相見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ヲ知府謝道シ累承厚意ニ何以得當ニ黃文炳道フ村野微物ニ何足掛齒ニ知府道フ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ニ黃文炳道フ公相何以知之ニ知府道フ昨日下午書人ニ已回リ妖人宋江ヲ教解シ京師通判ニ只在早晚奏過シ今上ニ陞擢高任ニ家尊回書ヲ備說此事ヲ黃文炳道フ既是恁地深感恩相ニ主薦那箇人ヲ下書ニ真乃神行人也ト知府道フ通判如不信時ニ就教觀看シ家書ヲ顯得下官不謬ニ黃文炳道フ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シ如若相托シ求借一觀シ知府便道フ通判乃心腹之交ニ看有

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ヲ遞與黃文炳看シ黃文炳接書キ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ヲ捲過來看了封皮ヲ只見圖書新鮮ニ黃文炳搖着頭道フ這封書不是真的ニ知府道フ通判錯矣ト此是家尊親手筆跡ニ真正字體ニ如何不是真的ニ黃文炳道フ公相容覆シ往嘗家書來時ニ曾有這箇圖書麼ト知府道フ往嘗來的家書ニ却不曾有這箇圖書ニ只是隨手寫的ニ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ニ就便印了這箇圖書ヲ在封皮上ニ黃文炳道フ相公休怪シ小生多言シ這封書被入瞞過了相公ト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ノ四家字體ニ誰不習學シ得只是這箇圖書ヲ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ト時使出

來法帖文字上，多有ハハダレテモ知テキマス人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會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

一遭。一たび

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ハナスト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爾走了一遭，真箇辨事，未曾重賞，爾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爾箇仔細，爾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已晚，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爾，留爾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

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爾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髮，知府大怒，喝一聲，拏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爾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箇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鬚髮，况兼門子小。」

拏一本、拿二作ル

王不能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絲府堂裏張幹辨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備，箇嘗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爾這厮瞞過了，爾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厮，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綱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

知府道、備這厮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  
 經梁山泊過、走出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  
 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  
 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  
 里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  
 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  
 備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  
 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崇、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  
 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  
 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

却去他本、押  
 去作ル、從  
 フベキニ似  
 市曹、市中ノ  
 内ニ非ズ、テ  
 屋刑或

供狀、招款、共  
 白狀書、レ  
 詳言スレ

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  
 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  
 為黨、若不祓除、必為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  
 招狀、立了文案、却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  
 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  
 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  
 見甚遠、下官目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  
 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為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  
 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  
 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絲牌、教來日押

白狀書ハ、只  
招供ハ、一  
箇條ヲ、  
犯キタル  
書キ立テ、  
不待時、  
罪ハ、  
必リ、  
タリ

刀仗  
ハ、  
斬リ、  
利子、  
ト

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辰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絲牌

藤席、罪人ノ席  
膠水、髮ノ毛ノ  
擻、市ノ中ヲ引  
シ、カドカラ  
シク、身支度、  
セシ、カドカラ  
シク、身支度、  
角兒、梨、  
角兒、梨、  
同、梨、  
昔、茶、  
昔、茶、  
青、神、  
利子、  
利子、

呈堂當廳判了兩箇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箇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箇擻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箇、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押到市曹十字





起一本、下同ジ

鳥路。此ノ妙ナ  
ワカラヌ路

法刀。首ヲ斬ル  
仕置キ刀、法  
場ヲ参照セヨ

喝道、爾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  
 我們過去、土兵道、這里出人、如何肯放、爾、爾要趕路程、  
 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爾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  
 師來的人、不認得、爾這里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土兵  
 那里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炒鬧  
 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  
 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  
 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  
 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那  
 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

一面。薄キ平面  
一ツ物ニ云フ

板斧。大斧、平  
ナ物故、板ト  
云フ、卷八、ト  
弱四十四頁、板刀  
ヲ参照セヨ

橫七豎八。タテ  
横十文字ニ、  
縦横無盡ニ、

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  
 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  
 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雙手握兩把板斧、大吼  
 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  
 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  
 來、衆土兵急待把鎗去攔、那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  
 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  
 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土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  
 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土兵、獄卒、南邊那夥  
 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

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欄住了人、兩箇客商鑽將入來、一箇背了宋江、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喽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

箇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箇小喽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擲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輪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

排頭兒。アタマ  
ナミニ  
洶洶。蕩蕩同ジ

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里來聽、一箇斧一排头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洶洶一派大江、他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

見神、見鬼。茲  
鬼神トモ  
鬼物ノ出  
鬼神トモ  
鬼物ノ出  
鬼神トモ  
鬼物ノ出  
鬼神トモ  
鬼物ノ出

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箇便是、叫作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獄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耐耐那厮、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拏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宋江道、爾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面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看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驢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

大家。ミンナ

莽性。アトサキ  
暴考ヘヌ、亂

是同鄉人兩箇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爾教衆人只  
 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里前面又是大江欄截  
 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  
 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我與爾  
 們再殺入城去和那箇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  
 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  
 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  
 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去奪那  
 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當時  
 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

命裏。運。運命  
山廟。此ノ山廟  
ハ前ノ白龍廟

穿心紅一點鬚  
兒。卷八、八  
十八頁、同九  
ヲ參照セヨ

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  
 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  
 各有十數箇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  
 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遼山廟前看時  
 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  
 五股叉頭上挽一箇穿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  
 水棍口裏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宋  
 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  
 道好了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一行衆  
 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箇壯漢

賣鹽火家。支那  
ハ昔ヨリ鹽專  
賣ノ國ニテ、  
張順、李俊等  
ハ其密賣ヲナ  
シタルヲ卷  
八、五十頁  
參照セヨ

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哭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拏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却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里，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箇便是晁蓋哥哥，偸等衆位都來廟裏叙禮，則箇張

血染波紅，屍如山，猛虎吼天，風如

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箇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喽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

此ノ人々ノ劇  
例ノ形ノ文句  
的ノ猛虎ノ暗  
蒼龍ノ人々ノ  
巴山ノ山ニ居  
ルツクノ意

如<sup>レ</sup>山積直<sup>ニ</sup>教<sup>テ</sup>跳<sup>レ</sup>浪蒼龍噴<sup>キ</sup>毒火巴山猛虎吼<sup>キ</sup>天風畢竟  
晁蓋等衆好漢怎<sup>レ</sup>地脫<sup>ス</sup>身且聽<sup>ニ</sup>下回分解

梁山泊好漢初了  
法場救得  
斜字此文上九  
中據白龍廟證  
山泊直龍廟證  
簡看云々ナ層  
簡明ニナ層

擇駕、擇ハ梓ニ  
駕ハ船ヲサス  
ニハ船ニ乗ル  
ノルヲマリ船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劫<sup>キ</sup>了<sup>キ</sup>法場救<sup>テ</sup>得<sup>キ</sup>  
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  
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  
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箇悍勇壯健小  
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  
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  
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sup>テ</sup>駕<sup>シ</sup>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裏  
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sup>シ</sup>至<sup>リ</sup>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

板斧。板ハ平ラ  
ナ、薄キノ意  
アリ、前ノ板  
刀、野ヲ參照セ

一百四十五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  
道江州城裏軍兵，搦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  
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  
好漢吶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  
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  
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  
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  
簇擁，搖旗吶喊，殺透前來。這裏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  
條一條地飛遶，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  
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

透。奔字ノ俗字、  
到ル處ニアリ

香筋斗。香ハ韻  
ト同ジ

好幾日。好ハ幾  
日ノ積極的形

埠頭。正字通  
埠ハ歩ニ同ジ

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頭領的  
一箇馬軍，颯地一箭，只見番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  
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  
倒了一半，這裏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  
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  
軍早把擱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  
好幾日不敢出來，衆多好漢拖黑旋風，回到白龍廟  
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  
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戴了許多人馬頭領，却  
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



船船埠頭、  
ト云ヘリ、ナリ  
波止揚、  
頭ハ語、  
助ノ語、  
字ハ上、  
上ノ今

二哥、暗ニ穆弘、  
穆春ノ二人ヲ  
衆位、上ノ二人  
ヲ除キ、張順、  
李俊、童威、薛  
永等ノ七人ヲ  
サス

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  
 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  
 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  
 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  
 十數箇猪羊、雞鶩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  
 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  
 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縲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  
 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  
 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  
 起身與衆人道、小人宋江若無衆好漢相救時、和戴院

搜根剔齒。根葉  
トフタヤサセ  
トフタヤサセ  
天啓捕殺。願  
大人人情。願  
人情。願  
ハヒドク、  
クノ爲メ、  
ヒドク、

明文。公文書、  
申告書

長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  
 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幾番唆毒、要害我們、這冤  
 讐如何不報、怎地啓請衆位好漢、再做箇天大人情、去  
 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  
 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  
 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好賊、已有隄備、不若且回、  
 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  
 冲、秦明都來報讐也、未爲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  
 不能設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者江州必然申開明文、  
 各處謹守、不要癡想、只是趁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

等<sup>マツ</sup>他<sup>カレ</sup>做<sup>ナ</sup>了<sup>ス</sup>准<sup>チ</sup>備<sup>フ</sup>花<sup>ハ</sup>榮<sup>カ</sup>道<sup>ウ</sup>哥<sup>カ</sup>哥<sup>カ</sup>見<sup>レ</sup>得<sup>ル</sup>是<sup>レ</sup>雖<sup>レ</sup>然<sup>カ</sup>如<sup>レ</sup>此<sup>カ</sup>只<sup>レ</sup>是<sup>レ</sup>無<sup>ク</sup>人<sup>ニ</sup>識<sup>ル</sup>得<sup>ル</sup>路<sup>チ</sup>徑<sup>チ</sup>不<sup>レ</sup>知<sup>ル</sup>他<sup>ノ</sup>地<sup>ノ</sup>理<sup>ノ</sup>如<sup>レ</sup>何<sup>ヲ</sup>先<sup>ニ</sup>得<sup>ル</sup>箇<sup>ノ</sup>人<sup>ヲ</sup>去<sup>リ</sup>那<sup>ノ</sup>里<sup>ノ</sup>城<sup>ノ</sup>中<sup>ニ</sup>探<sup>シ</sup>聽<sup>ク</sup>虛<sup>ニ</sup>實<sup>ヲ</sup>也<sup>ヲ</sup>要<sup>ス</sup>看<sup>ル</sup>無<sup>ク</sup>爲<sup>ス</sup>軍<sup>ノ</sup>出<sup>ル</sup>沒<sup>ル</sup>的<sup>ノ</sup>路<sup>チ</sup>徑<sup>チ</sup>去<sup>ル</sup>處<sup>ヲ</sup>就<sup>シ</sup>要<sup>ス</sup>認<sup>ル</sup>黃<sup>ノ</sup>文<sup>ノ</sup>炳<sup>ノ</sup>那<sup>ノ</sup>賊<sup>ノ</sup>的<sup>ノ</sup>住<sup>ル</sup>處<sup>ヲ</sup>了<sup>ラ</sup>然<sup>レ</sup>後<sup>ニ</sup>方<sup>ニ</sup>好<sup>ク</sup>下<sup>ル</sup>手<sup>ヲ</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便<sup>ニ</sup>起<sup>リ</sup>身<sup>ヲ</sup>說<sup>フ</sup>道<sup>フ</sup>小<sup>ノ</sup>弟<sup>ノ</sup>多<sup>ク</sup>在<sup>リ</sup>江<sup>ノ</sup>湖<sup>ノ</sup>上<sup>ニ</sup>行<sup>ク</sup>此<sup>ノ</sup>處<sup>ニ</sup>無<sup>ク</sup>爲<sup>ス</sup>軍<sup>ノ</sup>最<sup>モ</sup>熟<sup>ク</sup>我<sup>ノ</sup>去<sup>リ</sup>探<sup>シ</sup>聽<sup>ク</sup>一<sup>ニ</sup>遭<sup>フ</sup>如<sup>レ</sup>何<sup>ヲ</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道<sup>ヲ</sup>若<sup>シ</sup>得<sup>ル</sup>賢<sup>ニ</sup>弟<sup>ヲ</sup>去<sup>リ</sup>走<sup>リ</sup>一<sup>ニ</sup>遭<sup>フ</sup>最<sup>モ</sup>好<sup>ク</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當<sup>リ</sup>日<sup>ニ</sup>別<sup>レ</sup>了<sup>ラ</sup>衆<sup>ノ</sup>人<sup>ノ</sup>自<sup>ラ</sup>去<sup>リ</sup>了<sup>ラ</sup>只<sup>レ</sup>說<sup>フ</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自<sup>ラ</sup>和<sup>シ</sup>衆<sup>ノ</sup>頭<sup>ノ</sup>領<sup>ノ</sup>在<sup>リ</sup>穆<sup>ノ</sup>弘<sup>ノ</sup>莊<sup>ノ</sup>上<sup>ニ</sup>商<sup>シ</sup>議<sup>ス</sup>要<sup>ス</sup>打<sup>ツ</sup>無<sup>ク</sup>爲<sup>ス</sup>軍<sup>ノ</sup>一<sup>ニ</sup>事<sup>ヲ</sup>整<sup>リ</sup>頓<sup>シ</sup>軍<sup>ノ</sup>器<sup>ノ</sup>鎗<sup>ノ</sup>刀<sup>ヲ</sup>安<sup>ク</sup>排<sup>シ</sup>弓<sup>ノ</sup>弩<sup>ノ</sup>箭<sup>ノ</sup>矢<sup>ヲ</sup>打<sup>ツ</sup>點<sup>シ</sup>大<sup>ノ</sup>小<sup>ノ</sup>船<sup>ノ</sup>隻<sup>ノ</sup>等<sup>ノ</sup>項<sup>ヲ</sup>隄<sup>シ</sup>備<sup>シ</sup>已<sup>ラ</sup>了<sup>ラ</sup>只<sup>レ</sup>見<sup>ル</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去<sup>リ</sup>了<sup>ラ</sup>兩<sup>ノ</sup>日<sup>ヲ</sup>帶<sup>リ</sup>將<sup>リ</sup>一<sup>ニ</sup>箇<sup>ノ</sup>人<sup>ヲ</sup>回<sup>リ</sup>到<sup>リ</sup>莊<sup>ノ</sup>上<sup>ニ</sup>來<sup>リ</sup>拜<sup>シ</sup>見<sup>ル</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便<sup>ニ</sup>問<sup>フ</sup>道<sup>フ</sup>兄<sup>ノ</sup>弟<sup>ノ</sup>這<sup>ノ</sup>位<sup>ノ</sup>壯

等項。ナドノ

生活。裁縫、仕立、仕事

士<sup>ハ</sup>是<sup>レ</sup>誰<sup>ノ</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答<sup>フ</sup>道<sup>フ</sup>這<sup>ノ</sup>人<sup>ノ</sup>姓<sup>ハ</sup>侯<sup>ハ</sup>名<sup>ハ</sup>健<sup>ハ</sup>祖<sup>ハ</sup>居<sup>ハ</sup>洪<sup>ハ</sup>都<sup>ハ</sup>人<sup>ハ</sup>氏<sup>ハ</sup>做<sup>レ</sup>得<sup>ル</sup>第<sup>一</sup>手<sup>ノ</sup>裁<sup>シ</sup>縫<sup>シ</sup>端<sup>ノ</sup>的<sup>ノ</sup>是<sup>レ</sup>飛<sup>シ</sup>針<sup>ヲ</sup>走<sup>シ</sup>線<sup>ヲ</sup>更<sup>ニ</sup>兼<sup>テ</sup>慣<sup>レ</sup>習<sup>シ</sup>鎗<sup>ノ</sup>棒<sup>ヲ</sup>曾<sup>テ</sup>拜<sup>シ</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爲<sup>ス</sup>師<sup>ト</sup>人<sup>見</sup>他<sup>ガ</sup>黑<sup>ク</sup>瘦<sup>ク</sup>輕<sup>ク</sup>捷<sup>ク</sup>因<sup>テ</sup>此<sup>ニ</sup>喚<sup>ビ</sup>他<sup>ヲ</sup>做<sup>ス</sup>通<sup>シ</sup>臂<sup>ヲ</sup>猿<sup>ヲ</sup>見<sup>ル</sup>在<sup>リ</sup>這<sup>ノ</sup>無<sup>ク</sup>爲<sup>ス</sup>軍<sup>ノ</sup>城<sup>ノ</sup>裏<sup>ニ</sup>黃<sup>ノ</sup>文<sup>ノ</sup>炳<sup>ノ</sup>家<sup>ニ</sup>做<sup>ス</sup>生<sup>シ</sup>活<sup>ス</sup>小<sup>ノ</sup>弟<sup>ノ</sup>因<sup>テ</sup>見<sup>ル</sup>了<sup>ラ</sup>就<sup>シ</sup>請<sup>フ</sup>在<sup>リ</sup>此<sup>ニ</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大<sup>ニ</sup>喜<sup>ビ</sup>便<sup>ニ</sup>教<sup>ヘ</sup>同<sup>シ</sup>坐<sup>シ</sup>商<sup>シ</sup>議<sup>ス</sup>那<sup>ノ</sup>人<sup>也</sup>是<sup>レ</sup>一<sup>ノ</sup>座<sup>ノ</sup>地<sup>ノ</sup>煞<sup>ク</sup>星<sup>ノ</sup>之<sup>ノ</sup>數<sup>ヲ</sup>自<sup>ラ</sup>然<sup>ニ</sup>義<sup>ノ</sup>氣<sup>ヲ</sup>相<sup>シ</sup>投<sup>ス</sup>宋<sup>ノ</sup>江<sup>ノ</sup>便<sup>ニ</sup>問<sup>フ</sup>江<sup>ノ</sup>州<sup>ノ</sup>消<sup>ス</sup>息<sup>ヲ</sup>無<sup>ク</sup>爲<sup>ス</sup>軍<sup>ノ</sup>路<sup>チ</sup>徑<sup>チ</sup>如<sup>レ</sup>何<sup>ヲ</sup>薛<sup>ノ</sup>永<sup>ノ</sup>說<sup>フ</sup>道<sup>フ</sup>如<sup>レ</sup>今<sup>ニ</sup>蔡<sup>ノ</sup>九<sup>ノ</sup>知<sup>ノ</sup>府<sup>ノ</sup>計<sup>ス</sup>點<sup>ス</sup>官<sup>ノ</sup>軍<sup>ノ</sup>百<sup>ノ</sup>姓<sup>ノ</sup>被<sup>テ</sup>殺<sup>ス</sup>死<sup>ス</sup>有<sup>リ</sup>五<sup>ノ</sup>百<sup>ノ</sup>餘<sup>ノ</sup>人<sup>ヲ</sup>帶<sup>リ</sup>傷<sup>チ</sup>中<sup>ニ</sup>箭<sup>ヲ</sup>者<sup>ノ</sup>不<sup>レ</sup>計<sup>ス</sup>其<sup>ノ</sup>數<sup>ヲ</sup>見<sup>ル</sup>今<sup>ニ</sup>差<sup>シ</sup>人<sup>ヲ</sup>星<sup>ノ</sup>夜<sup>ニ</sup>申<sup>テ</sup>奏<sup>ス</sup>朝<sup>ニ</sup>延<sup>シ</sup>去<sup>リ</sup>了<sup>ラ</sup>城<sup>ノ</sup>門<sup>ノ</sup>日<sup>ニ</sup>中<sup>ニ</sup>後<sup>ニ</sup>便<sup>ニ</sup>關<sup>シ</sup>出<sup>入</sup>的<sup>ノ</sup>好<sup>ク</sup>生<sup>シ</sup>盤<sup>ヲ</sup>問<sup>フ</sup>得<sup>ル</sup>緊<sup>ク</sup>原<sup>レ</sup>來<sup>ノ</sup>哥<sup>ノ</sup>哥<sup>ノ</sup>被<sup>テ</sup>害<sup>ス</sup>一<sup>ニ</sup>事<sup>ヲ</sup>倒<sup>シ</sup>不<sup>レ</sup>干<sup>ス</sup>蔡<sup>ノ</sup>九<sup>ノ</sup>知<sup>ノ</sup>府<sup>ノ</sup>事<sup>ヲ</sup>都<sup>テ</sup>是<sup>レ</sup>黃<sup>ノ</sup>文<sup>ノ</sup>炳<sup>ノ</sup>那<sup>ノ</sup>廝<sup>ノ</sup>

觀佛。支那ニテ異  
 リハ、泥ヲカテ  
 メリ、佛ヲナリ  
 クリ、佛ナリ  
 卷八、一、一、四  
 頁、八、一、一、四  
 五色、泥、神、和、十  
 五頁、泥、神、和、十  
 照、七、七、參、十  
 關、散、卷、八、非  
 九、一、卷、八、非  
 住、或、八、在、間

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書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  
 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為軍打聽，正撞見這一箇兄  
 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  
 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  
 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  
 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  
 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  
 做黃文燁，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  
 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  
 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面佛，這黃文炳雖是罷間通判，

分關做兩院住  
 支那人居ノ風  
 同那人居ノ風  
 習居スルノ風  
 兄弟ハ之此ノ  
 リタルモノニ反

黃文燁聽說其  
 却此是黃文炳  
 不此是黃文炳  
 異見ガセシ語  
 異見ガセシ語

這兩日聽得  
 宋江回來說  
 宋江往來此  
 宋江往來此

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  
 兄弟兩箇分開做兩院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  
 裏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  
 在他那里做生活，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  
 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  
 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  
 短命促掐的事，於爾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  
 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  
 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  
 較，尙兀自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

送還箇人。此ノ  
侯健ガ加入シ  
來タ、タメニ

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着中間一箇菜園、  
 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侯健道、男子婦  
 人通有四五口、宋江道、天教我報警、特地送這箇人  
 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弟兄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  
 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警、雪恨、  
 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却與無爲軍百姓無  
 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  
 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計、  
 只望衆人扶助、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  
 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箇、又袋、又要百十束、蘆

對付、アテガヒ  
渡ス、云ヒツ

ケコシラヘサ  
又袋、又ハ砂ノ、  
アテ字、スナ  
ブクロ

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及張順、李俊、兩隻小  
 船、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  
 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  
 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  
 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  
 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鷓鴣、便教白勝、上城、策  
 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  
 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  
 爲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  
 來巡綽、等候策應、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先健、自

白絹號帶。絹ノ  
帛(キレ)ヲ竿  
ノサキニツケ  
テ、信號スル  
上城去處。前ニ  
ハ、文炳ノ家  
ト云フタ  
近所

巡綽。巡提ナリ、  
マハリトラヘ

俗、練ハ捉ト  
ナリ  
暗器。隠シ持タ  
武器ノ一

撐駕。撐ハ竿ニ  
船テサス、駕ハ  
船ニノル

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  
暗器也去了、這里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  
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準備了器  
械、船艙裏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  
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  
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  
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  
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先使童猛、棹一隻打漁快  
船、前去探路、小喽嘍並軍健都伏在船裏、大家莊客水  
手、撐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

一字兒。一文字  
ニ

挖。曳ズル様ニ  
シテハコブ

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約莫初  
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  
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裏竝  
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  
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  
叫小喽嘍、各各挖了沙土布袋、並蘆柴、就城邊堆垛了、  
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  
其餘頭領、都透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  
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鵝、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  
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

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里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里？」白勝道：「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爾曾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爾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有一」

把住兩頭。兩方  
 二駐屯シテ、  
 トリニガサヌ  
 概ニスル

價一本續ニ作  
 ル義同ジ

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侯健先去探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吶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箇殺一箇，見兩箇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箇，衆好漢把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箇，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逕城上來，且說

拖。重イ物ヲ曳シ  
テモ力ニクク  
ノ類ノ力ヲ  
テモ力ニクク  
ル。物屋ノ  
ハ動ス。物  
ル。動ス。物  
地。或ルハ  
稱。或ルハ

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却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爾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讐、不干爾百姓事、爾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閒管事、衆隣舍有不信的、立往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閃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箇守門軍漢、帶了一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遂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箇、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

講動、開動同ジ、  
サハダテ、  
開テ参照セヨ

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只見三阮、張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却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避了、這宋江一行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價紅、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覩、蔡九

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船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却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手裏拿着撓鈎，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

賊賊 賊賊  
元上 元上  
義上 義上  
那那 那那

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黃文炳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遶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只見當面又是一隻船，水底下早鑽過一箇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船上那箇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箇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僮僕，只顧捉黃文炳，這厮，爾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



ハ、名詞ト合  
ソシテ、通常  
ノ、アノ、ノ  
義トナリ、格  
ル、如キ、格  
マ、頭、ク、ア  
タ

取、船公戰、抖、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  
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棹、了、兩隻、  
快船、逕、透、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  
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  
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  
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  
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裏、草廳上、  
坐了、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楊樹上、請、衆頭  
領、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  
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

早知今日悔不當  
初是迄ノ一

文炳、備、這、厮、我、與、備、往、日、無、冤、近、日、無、讐、備、如何、只要、  
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備、既、讀、聖、賢  
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備、有、殺、父、之  
讐、備、如何、定、要、謀、我、備、哥哥、黃文燁、與、備、這、厮、一、母、所  
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備、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  
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備、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  
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備  
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備、拔、了、這、箇、刺、黃文炳、告、道、小  
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備、那、賊、驢、怕、備、不、死、  
備、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

ヲ、悔ヒ改メ  
目殺テオレタラハ、  
ト思ハシテ、會ハナ  
ンダ、ア、セヨ、

撥置。ア、セヨ、  
カフセヨト

我下手、只見黑旋风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備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攛掇他、今日備要快死、老爺却要備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

狂言。前ニ出タ、  
詩ヲ書タ

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才一時、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

反遭。百回本  
思果、煩可尋  
粗。他本蟲作

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  
只恐事發反遭、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  
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  
備這般粗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  
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  
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  
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  
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  
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  
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

呂方、郭勝、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順、張橫、阮家  
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穆弘、穆春、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白  
勝、五起二十八箇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  
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並家  
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  
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  
同便住、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  
了、放起十數箇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  
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  
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

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人在內可着人催饋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趨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箇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爾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候爾多時會事的只

留下宋江都饒爾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那四箇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遶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箇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箇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揚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爲軍劫

接風。ムカシ、オチツキフル、マイ、當今ノ歡迎ノ宴

熬出。種々工夫シテ付ケタ、ハゲンデカハ、

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里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畧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箇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

莊家、田戸。俱ニ農家ノ意味

二箇箇。コナラガ一人、新ニ一人、ソノ人ガナリ、コニ

箇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戸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盆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箇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二箇箇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

テヲラガ二人、  
ニ非ズ

問話道。從容ト  
晁天王。強人即  
其統領。王意ヨリ大  
王統領。王意ヨリ大  
義ヲ修シテ、カ  
ルテ強ヨリ、テカ  
義ヲ修シテ、カ  
小義ヲ修シテ、カ  
格ナリ、用  
大際。大ノ如キ  
際ノ大ノ如キ  
大ノ大ノ如キ  
大ノ大ノ如キ  
如ノ修シテ、カ  
語ノ修シテ、カ  
語ノ修シテ、カ  
語ノ修シテ、カ

四籌好漢便叫ハク推牛宰馬管待却教ツケ小嘍囉陸續下山、  
接ツグ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  
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  
飲酒中間在席上閒話道今次宋江投達了哥哥晁天  
王上梁山泊去一同義聚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  
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箇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  
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鏡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  
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  
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  
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四、卷四、九

死心。ゴツトリ、  
攝地。ハカリ  
地ノ心ヲ搭同  
八百七十頁、  
八、百四二頁  
ヲ参照セヨ

遠近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  
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棚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  
得這四箇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  
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一些驚恐却也結識  
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搨  
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  
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  
冲秦明和兩箇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  
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  
都到金沙灘上岸搨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



京師童謠解說  
卷八同上頁  
ヲ參看セヨ

三點水。即チ

傳假書。本書二、  
三、四頁ヲ參  
看セヨ  
先斬後奏。本書  
十一頁四行ヲ  
參看セヨ

面前將那京師童謠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不是箇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箇工字、不是箇江字、這箇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攬掇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喫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割得快活、放着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

鳥位、鳥水泊、此ノ兩ノ鳥字、ソナナ天子ノ位、コナナ、ツマラヌ梁山泊ノ意

性兒。或ハ他處ニ性ト云テ、アルト同ジ性質、根性、性兒ハ體呂上ノ助字

拒敵官軍。晁蓋等官軍ニ抵抗セリ、百三頁六行ヨリ、百四頁迄參看セヨ

先生做箇丞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這箇鳥水泊裏、戴宗慌忙喝道、鐵牛、爾這厮胡說、爾今日既到這里、不可使爾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爾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害插口、先割了爾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得、一箇出來、我只喫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宋江又題起拒敵官軍一事、說道、那時小可初聞這箇消息、好不驚恐、不期今日輪到宋江身上、吳用道、兄長、當初若依了兄弟之言、只住



不省了多少事、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里、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箇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

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箇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不省了多少事、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這都是天數註定。如此、宋江道、黃安那厮如今在那里、晁蓋道、那厮住不。穀兩三箇月、便病死了、宋江嗟歎不已、當日飲酒、各各盡歡、晁蓋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黃文炳的家財、賞勞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在庫內、公支使用、晁蓋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裏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蓋教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住、山寨裏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

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蓋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箇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裏、再逃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還道村受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  
 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  
 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  
 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  
 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  
 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備受用快  
 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  
 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

行移。フレマ  
 ス、布令ヲ  
 ヲ、命ヲ申  
 下。シ、責任  
 ヲ受ケル  
 比。命ヲ申  
 下。シ、責任  
 ヲ受ケル  
 比。命ヲ申  
 下。シ、責任  
 ヲ受ケル  
 比。命ヲ申  
 下。シ、責任  
 ヲ受ケル

行文。行移ノ文

濟州。宋江ノ故郷ハ、濟州府鄆城縣ナリ

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箇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刃、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一日、迤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

綽。本來ハ捕通ジ、  
トハ、義ハ併シ、  
ナハ、時ノ巡シ、  
ナル、察ノ義、  
ノ義、

次日、躡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爾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爾、宋清道、哥哥、爾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里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箇趙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爾、日裏夜間、一二百士兵巡綽、爾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迤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

去處。トコロ

一頭。：：シナ  
一ガ。：：シツナ  
一面。同上ノ意

分明、宋江只顧揀ニ僻淨ハ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箇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把ハ炤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ニ救、宋江則箇、遠遠望見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得這箇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

抹過。ソコニ傍  
ノフテ通ル、ソソ  
ワキキヲ通ル

都管。大方、一  
本都ヲ多ニ作

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炤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透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箇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只聽得外面拿着火把、炤將入來、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一頭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炤、看看炤上殿來、宋江抖道、

望神明庇佑。江神念。宋。

無路上得去。路。山。尼。グ

昨。百廿回本味。作。ル。義。同。

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則箇神明庇佑，神明庇佑，一箇箇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炷，宋江抖得幾乎死去，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炷，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厮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里去了，衆土兵道，多應這厮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里不怕他走脫，這箇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

路。ナ。リ。ソ。コ。カ

不會翻過磚來。サ。ガ。サ。マ。處。ナ

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宋江抖定道，却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只聽得有幾箇土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里了，趙能趙得和衆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里，土兵道，都頭備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一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宋江這一番抖，真是幾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磚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焰



娘。天ノ女神、  
命。宗。教。者ノ  
法。字。ハ。用。フ。ニ  
星。主。宋。江。ハ。フ。  
星。主。宋。江。ハ。フ。  
星。主。宋。江。ハ。フ。

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衆人都望  
村口去了，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  
厮們拿了，却怎能殺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  
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  
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  
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里敢做聲答應，  
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  
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得  
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看  
時，却是兩箇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喫了一驚，却

泥神。日本ニテ  
子ハ多クナキ  
メテ造リカケ  
モ山ノ大カキ  
手ノ功ニシテ  
泥ノ神ノ像アリ  
其ノ例ノ人トシ  
有。香。印。ノ御人トシ  
觀。音。ノ頭ノ御人トシ  
流。行。ノ先ノ御人トシ  
星。主。宋。江。ハ。フ。  
星。主。宋。江。ハ。フ。  
星。主。宋。江。ハ。フ。

是兩箇泥神，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  
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箇青衣螺髻女童，齊  
齊躬身，各打一箇稽首。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  
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  
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  
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  
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  
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  
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  
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

覺道。夢中ノ事ヲ記シタリト云フ如クハ、  
 香塢ノ道ハ、如クハ、  
 思ノ道ハ、如クハ、  
 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  
 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  
 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  
 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  
 柳夭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  
 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  
 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

天桃。只桃ノコ  
 詩ナレドモ、コ  
 フトナリシタ  
 フトナリシタ  
 ナガリシタ  
 ナガリシタ  
 ナガリシタ

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此、却不來這里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蒼松茂竹、翠柳夭桃、橋下翻銀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鄆

月臺。廊下ハ、  
 三卷、縁ガワ  
 龍鳳、帝王ノ  
 龍鳳、帝王ノ  
 龍鳳、帝王ノ

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箇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箇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塔前、又有幾箇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塔前、宋江到簾前御塔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擡頭、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



搭在金鈎上。  
ケル、カキメ  
子ナドニ、ミ  
カケアゲル

圭。三角ニ上ノ  
尖リタル玉ノ  
王候ノ表シ、  
其他ノ物、  
等ト共ニ、  
ノ尊嚴ヲ示  
シタルモノ  
七寶、金、銀、  
硝、琉璃、  
珊瑚、琥珀、  
瑪瑙、珍珠、  
只奇麗ナコト  
ヲ云フカ  
璋。龍ノヨツ  
タリ、  
九龍ノホリ  
ノ神佛ノ帝  
ヲ用

醍醐灌頂、甘露  
醍醐、頂、甘  
露、心、  
上美酒、共ニ  
甘味ナル物  
ヲ云フ  
仙棗。人間界  
ヲ非ズトシ  
テ物ト用フ

殿上喝聲捲簾數箇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  
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  
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  
恰纔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  
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擊扇待從正中七  
寶九龍牀上坐着那箇娘娘身穿金縷絳縷之衣手乘  
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口中說道請星主  
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  
過來斟在杯內一箇爲首的女童執杯遞酒來勸宋江宋  
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

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箇青衣  
捧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  
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  
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  
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  
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  
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  
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  
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青  
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看

鄧都冥途地獄  
ニ覺フ

時、可長本ノ長キ五寸共ハ三寸位アルヲ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  
 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  
 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宋江再  
 拜謹受、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  
 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  
 日罪下鄧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  
 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  
 焚之、勿留在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  
 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  
 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

不把做夢來。  
バノ夢トハ、タ

殿庭來、出得樞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  
 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  
 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  
 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廚  
 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  
 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箇、袖  
 裏帕子包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  
 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  
 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棗核在  
 手裏、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

九天、九天、九  
地、地、支那、古  
上。表面、ナカ

來我自分明在神廚裏、一交攔將入來、有甚難見處、想  
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  
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纔一  
般、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閒  
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不曾忘了、  
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漸  
明、我却出去、便探手去廚裏摸了一短棒、把衣服拂拭了、  
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看時、舊牌  
額上刻着四箇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額、稱謝  
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書、又

代ニ在リテハ  
九ハ數ノ至極  
ヲ云フタルコ  
ト多シ、只天  
或ハ上天ニテ  
故ハ平上ナル  
タリ、カク云フ

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覓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重  
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祐、稱謝已畢、只得  
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  
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  
若到他面前、定喫他拿了、不如且在這里路傍樹背後  
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只見數箇土兵急急走  
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柱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  
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  
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搶  
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神聖神聖救命、

合鳥。合ハ食フ、  
屎ト云程ノ意

散在。マクリカ  
ケル

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  
來那箇大漢上半截不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  
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合鳥休走遠觀不親近看分  
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不敢走  
出走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攔在  
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  
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  
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毆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  
見他兩箇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  
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

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  
箇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  
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箇好漢說道這厮們都殺散  
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  
後一箇人立在那里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  
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箇好漢見  
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  
李立分頭去了宋江問劉唐道爾們如何得知來這里  
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  
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長隨即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

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見戴宗道：「兩箇賊驢追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兄弟、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只有這幾箇逃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裡，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

小可兄弟。小可ハ、ワタクシ、兄弟ハ、兄弟ト云フコト、仲ノ間ニ對スル親シキ間柄ノ事ハ、内身ノ事ト云フ、卷三ノ九十三頁ヲ見ヨ、不蘇。ユルサヌ、ソノ心ガ、ゼヒ

以手加額。有ガコトガリ、喜ブ

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絲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一時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前到得大寨聚

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耐趙能那厮弟兄兩箇，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爾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箇土兵在前面草聽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爾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

不解。デキマ、ス  
ルニ由ナシ、  
スダ由ト同ジ  
見ヨ前ニアリ

念頭。只念ノ一  
字ニ同ジ

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繇我問箇緣繇，逕來到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晁蓋又梯已備箇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箇念頭，思憶老母在蘄州離家日久了，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

眞人。道士有道者ノ稱

腰裏。肩ヨリ包ニカケタル包。ハシマキケ上。吊リテカケ。腰。ハシマキケ上。吊リテカケ。腰。ハシマキケ上。吊リテカケ。

還郷看視老母亦恐我眞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箇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房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包肚包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脯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鼈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蓋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

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眞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箇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喫不得驚謊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費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殼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放了一半打拴在腰包

裏打箇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蘄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爾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箇也去取爺那箇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爾如何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箇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我差幾箇人同爾去取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

鐵牛。李逵ノア  
土掘坑裏鑽出來  
的。有情ナ人  
問カラ生レタ  
忘レラレマセ

長工。常備(雇  
ハレ人)短工  
ハレ人時ノ備工

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箇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爾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爾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燥叫道哥哥爾也是箇不平心的人爾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絲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宋江道兄弟爾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爾去李逵道爾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箇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鬪巴山跳澗蟲畢竟宋江



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話說李逵道：哥哥，備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備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備性急，誰肯和備同去。備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備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只跨一口腰刀，提一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

拽扎得爽快，支度。

了、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聚義廳  
 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  
 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  
 里探聽一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  
 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  
 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  
 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奔下山來、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  
 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  
 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  
 賢弟是他鄉中人、爾可去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

人家。只人ト云  
 同シ、人々、  
 老人家、老人  
 長工。常備、短  
 工ハ一時備

交割。引キヲタ  
 鋪面。ミセ、鋪  
 他本多ク鋪ニ  
 作ル

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  
 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  
 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  
 自、小凶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歸、  
 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  
 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  
 江道、這個看店不必備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爾暫  
 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  
 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自遶沂州去  
 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

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人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爾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爾如何也來在這里朱貴道爾且跟我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

兩院。解前二出押獄。節級ノ一、看守長、典獄ノ如キモノ

待指手畫脚。オノレ其分(アブ)ニハ、オカヌト、怒リ、手ヲ出ントハ思フガ

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爾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爾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爾惹事不肯教人和爾同來又怕爾到這里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爾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爾一日爾如何今日纔到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爾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爾是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

當。擔ニ作ルモ  
ノアリ

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絲他喫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爾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選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

邊廂。一方、ワ

鳥戴上一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麤布納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爾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里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爾的心膽。」老爺

沒備娘鳥興、備  
娘、併、指、云、フ  
ト、コ、ロ、ア、リ、タ  
云、ニ、非、ズ、リ、タ  
レ、カ、ノ、意、ニ、タ  
ル、鳥、興、ク、ソ、ナ  
オ、モ、シ、ロ、イ、  
約、言、ス、レ、バ、  
ソ、ン、ナ、ラ、バ、  
コ、ハ、ガ、ル、カ、  
ガ、言、

爺爺、ナ、ト、ツ、サ  
意、ト、云、フ、程、ノ  
云、フ、タ、リ、ガ、爲、メ  
兒、ハ、之、ニ、對、ス、  
辱、没、ハ、ツ、カ、シ  
格、ト、同、様、ノ、殺、ト、  
文、

叫イ做フ黑旋風、備レ留セ下ニ買路錢、并ニ包裏ヲ便チ饒シ了ニ備ノ性命、容シ備ヲ過シ去リ、李達大笑道、沒備娘鳥興、備這厮是甚麼人、那里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達挺起手中朴刀、來透那漢、那漢那里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達腿股上一朴刀、捌キ翻レ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シ備孩兒性命、李達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達便是、備這厮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

說イ了ニ黑旋風三個字、便撇ス了ニ行李、逃レ去リ了、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達道、耐這厮無禮、却在這裡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个、便是殺我兩個、李達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備一個、便是殺備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兩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曾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

斬。石印本轉ニ  
モル、斬ハ然レドニ  
通ジ、目バクビ  
キスル、目バクビ

納頭。丁寧ニ、  
ウヤウヤシク  
御ジギスル

殺、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得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罷罷、我饒了、這厮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爾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里剪徑、李逵道、爾有孝順之心、我與爾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必不容我、我也自去休

回些。回ハ賣買  
品ニ非ルモノ  
ヲ所望シテ買  
ヒ、又ハ賣ル

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逡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髻髮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爾幾錢銀子、央爾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

你道。君ハシル  
 マイ、反語ニ  
 フ用フ、下ノ語  
 晦鳥氣。ヨイ  
 マシキ。イマイ  
 發市。本來ハ商  
 轉賣ノアル人  
 フ追ハテ、旅  
 馬。用ヒタル  
 惡口。罵タリ  
 禿頭。詞ヲリ  
 フ主ナシ。合セ考  
 シド、考坊

飯來，喫，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  
 來做飯，李達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  
 攪手攪脚，從山後歸來，李達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  
 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了腿，  
 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斷見了，你道我晦  
 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月日，  
 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  
 真黑旋風，却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  
 一朴刀，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  
 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個

坐地。坐的ナリ

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  
 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  
 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  
 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  
 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  
 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  
 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對付了他，謀  
 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  
 裏剪徑，李達已聽得了，便道，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  
 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到又要害我，這個正是天不容一

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  
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透前門尋那婦人、  
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  
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  
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  
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

釵環、婦人、髮  
道具、又、身、髮  
道具

菜蔬下飯、共  
飯、下、飯、共  
ハ、レ、下、飯、共  
ク、テ、下、飯、共  
ヲ、テ、下、飯、共  
ヲ、テ、下、飯、共  
ヲ、テ、下、飯、共  
ヲ、テ、下、飯、共

轉燈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  
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  
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透前門尋那婦人、  
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  
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  
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  
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  
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看著自笑道、好癡漢、  
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喫、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  
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

云フト、文格  
能ク似タリ

眼淚。一本眼淚  
ニ作ル

一面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放  
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東  
時、日已平西、逕透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  
在牀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  
在牀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  
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  
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嘗思量  
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  
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  
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



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

娘呀。呀ハ呼ビカケ云フナリ

放屁。屁ミダ様イナ、跡方モナ

比捕。犯人ノ兄弟ナド捕バク

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有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

ズル、前ニ出

冒供。人ノ名前シナドヲゴマカカシオカス。此ノ任ト云フア似タリ。ソレニ似杖限。屢前ニ出

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却說李逵逶迤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子，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

俄延。オシノバ  
ス、李逵ガ何

トカシテ、ク  
ビノビニマツ

乾飯。冷飯、支  
度那人ハ三度  
度温飯即チタ  
キタベ、ヒヤ  
シハ、ナリ、メ  
モシハ、ナリ、メ  
飯ヲ食セシハ  
平常ニ反セシハ  
ナリ

做些飯喫。自炊  
シテタベル

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里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透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火出，爾且等我背爾到嶺上尋水與爾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李逵



一剪。物ニテ振  
リ、又ハ拂ヒ  
クツ、卷五、  
三頁一、行二  
見ヨ

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搠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搠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搠死了、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備這業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

雲生從龍、風生  
從虎、此ノ兩  
個ノ生  
弔睛白額、ッリ  
目ノ白ヒダヒ、  
虎ノ慣用形容  
一、撰、其カラダ  
ヲ、ナゲケ、  
四、五、四、二、頁、  
再、掀、掀ハ、ケ  
再、掀、掀ハ、ケ  
再、掀、掀ハ、ケ  
再、掀、掀ハ、ケ  
再、掀、掀ハ、ケ

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岩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弔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越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額下、那大蟲不曾再掀、再剪、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管、那大蟲退不設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岩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

骨殖。死人ノ前遣  
骨殖云フ、前遣  
出テ  
支那ノ儀式ナ  
リ、悲シクハ  
ノ意ニ非ズ  
高弓。卷五、四  
十七頁ヲ參照  
併ニ虎ヲ射テ  
キ、虎ノカヲ入  
レ、骨殖ヲカテ  
キ、頭ヲ射カテ  
殺ス、様ヲシカ  
ケ、氏神ノカ  
土地ノ氏神

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踪跡、李達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達却來收拾親娘的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衣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達大哭了一場、肚裏又飢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里、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達、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達見問、自肚裏等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

子路。孔子十哲  
中ノ一人  
喫了幾頓棍棒。  
幾頓棍棒ハ、幾度、  
虎ガ出テ人ヲ害  
フヲ言フ、幾日  
官ヨリ獲テ、捕  
ニ命合ガ下リ、捕  
獲期限ヲ出カ  
マストルヲ出カ  
バライニ會フ  
之ヲ限、四六  
見ヨ、五十一  
頁ヲ

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個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達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

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  
 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撓鈎鎗棒跟着李達  
 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  
 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  
 母大蟲死在山岩邊一隻雄虎死在泗州大聖廟前衆  
 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  
 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達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  
 知里正上戶都來迎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  
 太公莊上那人曾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  
 鄉放刁把纜初世爲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的人恐

放刁把纜。詐偽  
 カタリヲスル

把纜ハ、何カ、  
 チヨ、イ、トシ  
 タ、フ、トシ  
 エ、タ、ニシ  
 ツケル、卷五、  
 八四、八五、  
 百廿回本ニハ  
 攪ニ作ル、或  
 ハ濫ニ作ル、  
 ノア、リ、何レ  
 モ、通ズルナ

一壁廂。一方デ  
 ハ

講。岡ト俗普通  
 ニ用ヒタリ  
 大男。下ノ幼女  
 ニ對シ、云フタ  
 ト云フニ、只男  
 幼女。無論少モ  
 ノ義ナレドモ

唬隣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當時曹太公親  
 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達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  
 緣絲李達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  
 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  
 名諱李達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曹太公道  
 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  
 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裏得知沂  
 嶺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関  
 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  
 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却

大男ニ對スル  
語、ツマリハ  
ナト云フニ

推遣。カコツケ  
更衣。大便ニ  
ク

有、李鬼の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  
 虎、却認得李逵の模様、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  
 虎の黒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  
 泊黒旋風、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  
 既是黒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  
 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初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  
 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里、暗地使人去請  
 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  
 家裏、正說道、個殺虎の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の黒  
 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

歌住。ナダメ、  
オチツカシ、  
トメル  
朴刀。我源平時  
代ノ、ナガマ

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  
 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  
 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  
 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  
 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不  
 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黒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  
 醉了、縛在這里、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  
 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  
 來、欸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  
 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

青龍子ノ如ク、  
相ノ子ノ前ニ出キ、

鐘ル一本鐘ニ作  
ル、サカヅキ

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搨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  
 在這里、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  
 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  
 間刀鞘、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  
 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  
 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鐘、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  
 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  
 些齋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  
 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  
 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

補了。後カラ追  
出初普通ナレバ、  
スニ告ナリ

纏相送、我這里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  
 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  
 布衲襖、就與李逵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  
 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逵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  
 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  
 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  
 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  
 板凳綁在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  
 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枝狀子、此時鬩動了沂水  
 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



講動 関動同ジ

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  
 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  
 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  
 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達，你可多  
 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鬪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  
 了臺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  
 透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  
 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鬧江州的黑旋風，如  
 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  
 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厮又做

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  
 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  
 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  
 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  
 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  
 嘗時最是愛我，嘗嘗教我，我使些器械，我却有個道理對  
 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  
 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  
 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  
 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達

論秤云々。盜賊  
句前ニ出ヅ

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  
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終久醒得快、還  
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  
你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  
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  
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  
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  
包蒙汗藥、在這里、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  
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遠、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  
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

拵在。便ヲ借ル、  
コトツケル、

三五個包箱、拵在車兒上、家中麤物都棄了、叫渾家和  
兒女上了車了、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且  
說朱富朱貴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  
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  
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  
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  
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  
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  
裏喫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遠背剪綁了、解將來、後  
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

將來。石印本、  
特來ニ作ル

徒弟。朱富ハ李  
雲ノ弟子

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力、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鐘、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却不過、畧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餓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懇懇、只得勉意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

男女。只男ト云  
フ、女ハ著  
者時代ノ慣習  
助字

等都勸了三鐘、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里顧一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遠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備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反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土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了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快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曾喫酒肉的、

排頭兒。アタマ  
一。味。價。或。ハ。ニ。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味。或。ハ。ニ。抹。ニ。作。

莊客並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擗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擗死曹太公，並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價擗去，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擗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都住深野路逃命去了。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富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你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

急形容、諺  
ト見、タリ、  
卷七、六七頁  
參照セヨ

免得教：。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ハ教免得：。此

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喫苦。朱富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等，他若是不趕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自然了，當下朱富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箇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叫道：「強

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李雲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朱富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鬪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李雲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朱富解官教我哥哥如何，李雲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

因得我難投  
諺三卷九頁  
去休吾國ノ俗  
語ノユイテ

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  
小弟又想師父日嘗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  
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  
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  
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送、宋  
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  
弟、只怕他那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  
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  
雲聽了、嘆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逃、有國難投、只喜得  
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達

剪拂ニ當ルト云  
シマウニ當ルト云  
ト云フ下拜スル  
喜ヲ祝ヒカク延  
喜ト云フ見ヨ  
七十百ヲ見ヨ

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  
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  
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  
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  
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  
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  
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  
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  
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  
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

訴説。ハナハス、訴  
告タルノ意、  
告訴ツグル

兩個活虎。李雲  
富ハ笑面虎、朱  
云フ

笑一面虎、都相見了、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  
說假李逵剪徑一事、衆人大笑、又訴說殺虎一事、爲取  
娘至沂嶺、被虎喫了、說罷、流下淚來、宋江大笑道、被  
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個活虎、正宜作  
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  
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  
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  
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然雖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  
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候健、朱富老小、別撥一所房舍  
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

飛捷。只ハヤク  
知ラセルト云  
フヲ延喜的  
把守。他本多ク  
ハ守把ニ作ル  
委差。上長ヨリ  
トコニト云ヒ  
調遣。主任シテ  
居ルヲシテ  
他ニツカハレ  
ル

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  
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濶、  
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里開店、令李  
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令石勇也帶十  
來個火伴、去山北邊、那里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  
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  
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  
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  
道、整理宛子城垣、脩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脩  
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

等項。等ノ事  
五等件。等項同ジ  
方旗號。又ハ各  
組ノ名ナドヲ  
記シタル軍  
旗ヲオロ  
下案。案ヲオロ  
ツクル

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  
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煩令金大堅刊造雕  
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  
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室廳堂、令馬  
麟監管脩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  
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  
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  
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  
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  
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也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

虛寔。虛實ニ同  
ジ、他本虛實  
ニ作ル

承局。卷一、五  
二頁ヲ見ヨ

素茶。普通ノ茶  
ヲ云フ、各種  
ノ物、品ヲ茶  
ノ如クシテ飲  
ム、故テ素茶  
ニシテ云フ、タ  
モ、素飯。精進料理、  
ノ神行法ヲ行フ

蓋、吳學究并衆人間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  
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  
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信不來、可  
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寔下落、如何不  
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  
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  
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  
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  
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  
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當



中ハ、物イミ  
ニ出ツ  
前

口方。口一文字

在綠林叢中安  
身。盜賊ヲシ  
テ居ルト云價  
用修辭、安身  
暮シテ居ル

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  
 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  
 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  
 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  
 秀目疎、腰細膀潤、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  
 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  
 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  
 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  
 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  
 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

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  
 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擡進、  
 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  
 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  
 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嘗  
 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  
 宗道、小可特為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  
 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  
 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  
 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

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

妨得。石印本妨  
碍。二作ル

在上。面。上。面。  
別。面。内。面。  
氣。吹。口。吹。  
文。吹。口。吹。  
故。吹。口。吹。  
作。吹。口。吹。  
ナ。吹。口。吹。

大夥。楊林ハ前  
己ニ在。楊林ハ前  
シモ。盜。賊。通。中  
云ヘ。放。賊。ト。云

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得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已牌時分前面來到一个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嘗嘗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邊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過

抹着。ウシロニ  
手下ヲ從ヘタ  
ル。直譯スレ  
バ、ミンナニ、  
ルカシツカレタ

呆鳥。アホウマ  
ラメ

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燃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凶，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

獲兒。西洋ノ獅  
子

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為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會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忙問道：「這位好漢貴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正定

花石綱。築山ナ  
ドニ使フ石ナ  
綱ハカラゲ物  
荷物、卷ニ、廿  
七頁ヲ見ヨ  
嗚呼、イカリウ  
本官。長官

六案。義明ナラ  
ズ

拈。音テン、槍  
ヲ使フ

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嗚  
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  
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  
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  
戴宗見說大喜四籌好漢說話閒楊林問道二位兄弟  
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  
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  
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  
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  
孔目亦會拈鎗使捧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爲因朝廷除

把他等事。裴宣  
沙門島。鳥ニ非  
ズ、盛京省內  
遼陽附近ニア  
リシト卷四、  
廿四頁ヲ見ヨ

四平八穩。ドコ  
モ、ヨク、揃  
器量、三平、二  
満量、ドコ、モ、  
タソ、ハ、フ、ク、  
オ

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  
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  
得一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  
寨中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  
嘍囉索過馬來戴宗楊林卸下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  
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  
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  
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  
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  
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晏當

如何。下ノ五ケ  
カニモ、イカ  
ニモシテ

日大吹大播飲酒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潤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水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只管把言語來說他三個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也有三百來匹馬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儻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

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喝采道山沓水匝真乃隱秀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厮們在這裡屯扎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回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往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

迎將本人カラ  
 此送他ルカニ  
 ノルヲ云ナリ  
 如クニナルハ  
 文

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  
 城裏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  
 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住了一日，  
 次早起來，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  
 得，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恐怕城中有人  
 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蘄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  
 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  
 山大刹居住，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  
 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  
 個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

市曹八院相  
 見見卷八  
 本六頁  
 書九  
 十一  
 兩院相  
 目富貴人  
 兩院相  
 眉入紫鳳眼  
 天眉長  
 首切子即  
 押獄劄子  
 典獄  
 押獄劄子  
 典獄  
 押獄劄子  
 典獄  
 押獄劄子  
 典獄  
 押獄劄子  
 典獄

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劄子，那人生  
 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一般身，花綉兩眉入鬢，鳳眼朝  
 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  
 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蘄州，做知府，一向流  
 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奏他做  
 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劄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  
 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  
 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靴法刀，原來纔去市  
 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  
 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

盡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  
 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  
 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嘗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  
 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  
 却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  
 段正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  
 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  
 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  
 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  
 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

物事。物品、祝  
 ノノモライモ  
 劈胸。スバヤク、  
 カラダヲ

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  
 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  
 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  
 一閃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  
 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  
 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  
 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  
 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  
 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揮不得那大漢看了路  
 見不平便放下了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爾們因甚打

多管。干涉スル

一交。ケコロバ  
ス、卷一、九二  
頁ヲ見ヨ

東倒西歪。アチ  
ラ、コチ、ラニ  
打ッ倒サレル

擡梭。機(ハダ)

フニテ機ル時、梭

ニテ機ル時、梭

モドリツスル

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  
 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  
 頭只一提，一交擡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却待要  
 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  
 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擡梭相似。那  
 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  
 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  
 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那大漢兀自不  
 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  
 「端的是好漢！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

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  
 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邀入酒  
 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  
 「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  
 他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  
 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  
 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  
 又蒙賜酒相待，寔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  
 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戴宗，  
 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



執意。後ノ執性  
同ジ

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等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

招安。赦免ヲ修  
辭シタルモノ

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肯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

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訴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鬧裏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裡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了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疋，回來，只尋足下不

執性。執意同ジ、  
前ノ一五八頁  
ヲ見ヨ  
不平。不公平ノ  
處置。壓政ノ  
拚命。拚ハ拚ノ  
俗字。拚ハ拚ノ  
テ。拚ハ、ス云

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里酌三杯，說些間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性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楊雄又問，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便喚酒保取

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喫了酒，各自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兄弟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喫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

起身。敬禮ノシ

不枉。ムダデナ  
ヌイ、徒ニハセナ

省得。出來ル、  
牲口。知ル  
勾當。仕事

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這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



作屠宰。屠殺スル  
 坊。多ク肉類  
 人。料理スル  
 前。出モ應用ス  
 斷路。百廿回本  
 井。頭ニ作ル  
 水。殺スル處ハ、  
 殺スル處ハ、  
 水ノ入用多シ  
 副手。若ヒ者

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  
 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有楊雄的丈  
 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  
 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里井水  
 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炤管。石秀  
 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只  
 央叔叔掌官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  
 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  
 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趕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  
 張肉鋪。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

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  
 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  
 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  
 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  
 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  
 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肚裏便省得  
 了，自心中忖道：「嘗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  
 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  
 一定背我有話說。」又見我兩日不回，必然有人搬口弄  
 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

設當。タマ、當  
テモ差支ナキ  
トコロヲ、修  
辭シタルモノ

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趕  
 在圈裏，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  
 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  
 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猪來辛苦，  
 石秀道：丈人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  
 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  
 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  
 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  
 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  
 言無數句，話不一時，有分教：報仇壯士提三尺破戒沙

門喪九泉，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九終

大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大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

著譯者 平岡龍城

發行者 池田增治郎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七番地

發行所 近世漢文學會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七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印刷者 佐久間衡治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不許  
複製

77  
15  
216

終

